

## 關於「人民是不朽的」

茅盾

今天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離開全世界人民所關心的舊金山會議只有半個月，今天早上消息，蘇聯紅軍已經攻進了維也納，巷戰異常激烈，蘇軍和盟軍間的距離最短處只有百多英里，而強大的蘇軍攻勢準備給柏林以最後一擊的，亦已如箭在弦。法西、德國的潰敗，「在戰穴中擊斃哥斯」的時間，現在是當真小遠了！

但是讓我們回顧二十二個月以前罷，那時候，偉大的蘇聯的愛國戰爭尚在艱辛的階段，那時鏖，一些短視的人們還在懷疑蘇聯人民的力量，一些和法西斯強盜心心相印之輩還在誇張希特勒的武力。不過是二十二個月，哩，歐洲戰場的面目卻已整個兒變了。

華西里·格羅斯曼 (Vasilii Grossman) 的小說「人民是不朽的」，完成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書中故事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一年初秋，紅軍雖然堅強抵抗但不得不繼續後退的戰爭最艱苦的階段，這在今天來看，已經是歷史了，然而從那時候來看，這部小說却正是今日紅軍輝煌勝利和的預言，——這部小說實在是說明了今日紅軍輝煌的勝利既非倖倖亦非「奇蹟」，而是邏輯的必然。原因其如此，這部小說今天對於我們還有非常實際的意義；它不但幫助我們了解紅軍，認識

## 關於「人民是不朽的」

茅盾

今天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離開全世界人民所關心的舊金山會議只有半個月，今天早上消息，蘇聯紅軍已經攻進了維也納，巷戰異常激烈，蘇軍和盟軍間的距離最短處只有百多英里，而強大的蘇軍攻勢準備給柏林以最後一擊的，亦已如箭在弦。法西、德國的潰敗，「在戰穴中擊斃哥斯」的時間，現在是當真小遠了！

但是讓我們回顧二十二個月以前罷，那時候，偉大的蘇聯的愛國戰爭尚在艱苦的階段，那時鏖，一些短視的人們還在懷疑蘇聯人民的力量，一些和法西斯強盜心心相印之輩還在誇張希特勒的武力。不過是二十二個月，哩，歐洲戰場的面目卻已整個兒變了。

華西里·格羅斯曼（Vasilii Grossman）的小說「人民是不朽的」，完成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書中故事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一年初秋，紅軍雖然堅強抵抗但不得不繼續後退的戰爭最艱苦的階段，這在今天來看，已經是歷史了，然而從那時候來看，這部小說却正是今日紅軍輝煌勝利的前言，——這部小說實在是說明了今日紅軍輝煌的勝利既非倖倖亦非「奇蹟」，而是邏輯的必然。原因其如此，這部小說今天對於我們還有非常實際的意義；它不但幫助我們了解紅軍，認識

它的不可戰勝的威力之根源。徹底明瞭它的真能愈戰愈強之所以然。而且它又能幫助我們對於紅軍得到更深的理解；紅軍這一軍事力量是服務於人民的自由解放的，是保障着未來世界的民主權利的，因為組成紅軍的士兵是愛和平，愛勞動，抱有崇高的理想，在二十多年的蘇維埃制度下面培育出來的新型的人民。它不單是一個國家的武力，它是代表了全世界的要求民主的人民的，它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民主的勝利。

在蘇聯文壇上「人民是不朽的」之發表，也是一件大事。一九四三年五月，當蘇德戰爭發生後二十二個月，蘇聯作家協會的擴大會議中，總結的過去二十二個月中蘇聯作家對於愛國戰爭的貢獻，就已經指出，「人民是不朽的」這一部小說是各職綫的紅軍士兵最歡迎的讀物，其需要之廣大僅次於瓦希列夫斯基女士（Wdana Wasilewska）的「虹」。（小說，有曹靖華譯本）

這一次的蘇聯作家大會中，愛倫堡（Ilya Ehrenburg）說了幾句意味深長的話語。他說，「我們常常聽說到戰爭供給了一個作家以「題材」，……讓我們坦白地直說罷：這類的戰爭給了作家什麼的話語是不用說的。另外一件事却在我們心裏焦灼；作家有些什麼給了戰爭呢？」我們知道，從戰爭的第一天起，蘇聯的作家們就在前綫和後方以他們的一枝筆為祖國效力。在前綫的作家們一手拿筆，一手也持槍，——在一九三八年就已發表過長篇小說「坦克手」而成名的青年作家育利·克萊莫夫（Yuri Klymov）就是戰死在火綫上的。因此，愛倫堡所說「作家有些什麼給了戰爭」，顯然是另有所指。但是他這一問，在「人民是不朽的」書中，是可以找到答覆的。

首先第一，我們且看作者就蘇德雙方軍隊本質上的不同下了怎樣的判斷。

營委員包加列夫，本來是莫斯科一個大學的哲學教授，對於德國法西斯軍隊那種無靈魂的和機械的特性，作了異常透闢的分析：「包加列夫仔細研究過德軍指揮部的命令，在這些命令中他

注意到非常卓越的組織的技能，——德軍的焚掠，搶劫，轟炸，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他們會在戰營時有組織地收集吃空了的罐頭，他們也能編製巨大縱隊的最複雜的行動的計劃，訂出了無數的詳細節目，而以數學般的精密，絲毫不變不漏地付之執行。然而在他們的這種機械地憑從計劃，盲目地作鵝步而前進的才能中，在他們的這種不要思想但憑紀律以指揮數百萬大軍的複雜而龐大的行動之中，却有着一些退化的東西，和人的自由精神不相容的東西。他們的，不是理智的文化，而是本能的文明，在性質上是和螞蟻及牲畜的組織性有些相同。」

而德軍的個別士兵的知識程度也是出奇地簡陋。「他們讀過的書少得驚人，他們不但不知道本國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哥德和悲多芬，甚至連德國政治史上的巨頭如俾士麥，著名的軍事家如毛奇和希利芬，也都不知道。他們知道的，只有他們所在地的國社黨支部書記的名字。

他們的頭腦裏雖然被戈培爾之流灌進了「德國人種獨優」，「德國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而降之為奴」的狂妄的思想，然而所持以振作士氣者，却是裝在口袋裏的各種照片，「被征服的巴黎，被破毀了的華沙，被屈辱了的凡爾登，被焚燬了的伯爾格萊德，被掠奪了的不魯捨爾和阿姆斯特丹，奧斯陸和納維克，雅典和格琴尼亞，」還有，就是「德國少女和婦人的照片，短髮覆額和鬚髮垂垂的，都穿着條子紋的寬大的睡褲。」而每一個德軍軍官身上都有「護身符，——金鈴，腰禁用的珊瑚珠的手串，取其吉祥意義的裝着黃色琉璃珠眼睛的小布人。」

他們的家信也是出奇地無聊。「士兵寫回家的信中，總是詳細列舉他們如何燒烤鷄和豬肉，吃過多少乾酪和蜂蜜，再就是地方風景的皮相的描寫。而從他們家裏寄出來的信呢，那是十足的商業性，簡直像是百貨商店的發票；寄來的綢子，香水，女袴等等，都收到了「謝謝。下次寄郵包時，請寄一條厚汗衫給祖父，再要毛錢帶束，童鞋兩雙……」愛倫堡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抄引了一個德國女人寫給她的在前線的丈夫的一封信，說是希望她丈夫為孩子「弄到一身羊毛衣

「即使染了血污的也好！」這些都是完全爲了榮譽而去打仗的德國士兵的自己的供狀。

這一切，——從軍事制度的無靈魂的機械的特性，以至蝗蟲一般的貪婪的士兵，——就是德國法西斯軍隊和蘇聯紅軍（抱有崇高的理想，尊重自動的自覺自悟的紀律，發揚創造性，執行自我批評，時時刻刻學習求進步的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武裝力量）本質上的不同。包加列夫深刻地看到，而且堅決地自信：「他們永遠不能征服我們這國度。他們在瑣碎細微節目上的計算愈精確，他們的行動愈算術式，則他們對於最主要事物之了解將愈感不足，而橫在他們前途的災難便將愈加嚴重而無可救藥。他們計劃着瑣細節目，但他們的思索方式却是二度空間的（平面的），他們只是個計劃匠。他們不認識他們所開始的這次戰爭之歷史發展的法則；並且像他們這樣不能的庸俗卑劣追求功利的人們，也不可能把握這歷史發展的那些法則的。」

這就是紅軍的一個戰鬥單位的一位軍事委員（在政治指導，發揮鬥志，以及決定戰略方面負決定之責者），在戰爭最不利的階段所下的結論。而這樣的自信，決不是由於盲目的樂觀，而是根據了知彼知己的理性的客觀的分析。

在這裏，也就有了這部小說的主題：兩種力量的鬥爭，一邊是帶着蝗蟲的或貪婪的鼠類的本性的，這種本性鼓動着侵略者的法西斯軍隊；另一邊則是在二十多年的蘇維埃制度之下培育出來的蘇維埃人民的理性的崇高的精神，這一種理性的力量使人們能以理解那作用於此次戰爭中的歷史進化的力學的法則，使人們能以預見未來，從而堅強不屈地去開闢到勝利的道路。

其次，格羅斯曼在這部小說裏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蘇維埃制度所教育培養出來的是怎樣的人

少校團長邁爾采洛夫，蘇聯英雄，蘇分戰爭中受傷三次，平常的勇敢，當戰鬥吃緊時每每親自帶了一連人去衝鋒，然而缺點也就在此，他還缺乏一個指揮員在危急關頭所必需的冷靜和自制

，他忘記了作爲一個戰鬥單位的指揮官的最大的責任不在表現個人的勇敢不怕死，而在發盡腦汁發揮他的計劃與組織的才能。然而他這點在嚴重的考驗下終於克服了。作者在故事的發展中把包加列夫對於邁爾采洛夫的批評（本書第六章「晚上」的後半）作爲這一「克服缺點」的過門，但是，我們必須看清，作者所要着力指出來的，不是邁爾采洛夫因受包加列夫的批評而轉爲一個「新的人」，而是由於包加列夫的一番批評使得邁爾采洛夫變回他真實的自己，——肅清了他的好逞匹夫之勇的缺點，光大了發揮了他在蘇維埃制度下被教育成型的品性。邁爾采洛夫還是原來的邁爾采洛夫，不過在嚴重的考驗下，他肅清了自己品性上的一些渣滓，變得更堅強，更幹練，更鎮定。作者用了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一個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培養出來的人碰到最危急的關頭時他平日所受的陶冶訓練能够迸發出怎樣眩目的光輝。

從邁爾采洛夫身上，我們看到一個指揮官怎樣在戰爭中間經受考驗，怎樣發展和發現了他自己。而這一個發展自己和發現自己的過程，也在紅軍的普通士兵身上進行，作者在這方面所寫的具體例子便是伊格那底也夫，一個強壯的，愛說愛笑的人，一個手段高明的工人，也許有點吊兒郎當，但在祖國需要他的時候，他是充滿了對於本崗位上最高的責任感的，他是一個卓越的戰士，勇敢，鎮靜，機智。伊格那底也夫的發展也不是突如其來，像翻了一個身。他的堅強，他的對於自己本份工作的不可動搖的責任感，是隨着他的對於法西斯蝗羣的不可和解的憎恨與鄙視而俱來，而同時深化的了；而他的對於敵人的憎恨——這崇高的熱情，也不是一下就到了最深最高度的，這也有他發展的過程。

◎ 正像A·托爾斯泰，愛倫堡，蕭洛霍夫在他們那些警關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學習如何憎恨」，伊格那底也夫是在「夜色蒼蒼」的一個和平城市被轟炸的一夜接受了「學恨」的第一課。（本書第四章「一個城的毀滅」的中段。）作者把伊格那底也夫所受這「第一課」和他初次上火綫和

體憐的法西地坦克手肉搏時那種大無畏而鎮定的行爲給了很好的聯系。（本書第十章「不計代價——一步不退！」的中段。）但是，直到伊格那底也夫所在的這一營和主力失掉了聯絡而退入森林中在敵人後方活動，而伊格那底也夫作爲偵察兵潛入敵人佔領下的一個村莊，看到了敵人怎樣在村中舒舒服服吃喝作樂的時候，這才他這「學恨」的課程終於完成了。（本書第十二章「此地的主人」的首段。）

「慘厲的痛苦，悲哀和憤怒，煎熬着伊格那底也夫的心。不論是在德國人燒掉那城市的一夜，是在被毀滅的村莊，乃至在血肉橫飛的戰場，從來不會像這清風烈日地此時此地激動了伊格那底也夫的感情。這一些舒舒服服地在蘇維埃村莊裏休息的德國人比在戰場上的，可怕到一千倍，……伊格那底也夫看着這些休息中的德國人，恨入了骨髓。忽然他想像到戰爭已經告終，德國人就如他現在所見似的在那裏洗澡，聽夜鶯嬌啼，在林子裏空地上散步，採集紅莓和黑莓，各色草蕪，在村舍裏喝茶，在蘋果樹下玩弄絲竹，吹喝着小姑娘們來往伺候，……而當這樣的想像閃過腦膜的時候，他，曾經受過戰爭的一切恐怖，曾經當德軍坦克在他頭上怒吼時蟻伏在土坑底，曾經在前線的塵土漫天的路上走過幾千里，曾經天天出生入死的伊格那底也夫，便從他的心底深處，從他的每一滴血液，認清了今天這一個戰爭非打到最後把德國人趕出蘇維埃國土不可。」

這便是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培育出來的愛和平愛勞動，並深愛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國家的一個人民對於那些專門掠奪別人勞動所造的財富的法西斯野獸的最高最深的憎恨！這便是蘇維埃制度在伊格那底也夫身上所形成的崇高的理性和感情；而從這發出來的力量就是最偉大的不可抗的戰鬥精神。伊格那底也夫覺得：「大火的烈燄，炸彈的霹靂，空戰，——這一切，比起這一幅法西斯在佔領的村莊中安閒休息的圖畫來。實在要好受得多。」這一種心情，剛好和那些奴性根深的不可救藥的「忍辱偷生，猶勝于死」的觀念，正相反對；真富之流，你就打死他也不會有這樣的心

爲情，但是一個不承認世上應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的蘇維埃人民，一個把掠奪人民的勞動果實認爲大黑不道，同時也把自己的勞動果實之被劫奪視爲奇耻大辱，換言之，不願奴役人亦不受人奴役的蘇維埃人民，却看見了「法西斯惡棍們安閒自得的景象」而憤怒到「血液凝凍」了！

格羅斯曼所揭示的這種蘇聯人民的特性，——從廿五年的蘇維埃制度培育來的「蘇維埃人民」的性格，在蕭洛霍夫的作品中，我們也看到了。蕭洛霍夫的小說「恨」和長篇小說「爲祖國而戰」用了深刻的心理描寫闡明了「愛」與「恨」的關係。他指出：消滅了剝削制度的蘇維埃社會是只教大「愛」的；愛人類，愛每一個忠實地爲了自己也爲了全人類的福利而勤懇勞動的人，這是蘇維埃人民的信條。正惟其有這樣偉大的愛，故對於侮辱人的尊嚴，想要奴役別人，只待坐享別人勞動成果的惡獸，不論他是褐色的納粹或是其他塗着各種保護色的醜類，蘇維埃人民一律澈骨地憎恨。從博大的崇高的愛一脈派生的，便是對於卑劣，自私，殘酷，強暴等等的無可和解的澈骨的恨。我們中國古哲所說的「唯仁者能愛人，斯能惡人」，也正是這個意思。一年以前，在爲祖國而戰時，蘇聯人民固然奮不顧身，現在，爲了解放被納粹奴役的歐洲國家，爲了消滅人類公敵，蘇聯人民也是同樣的奮不顧身。記得在慕尼黑的不名譽協定以後，已故的有名的張伯倫曾經有一篇談話，表明他的「苦心」，其中有幾句最「精采」的話大意是如此：他很欣幸，流血的慘劇是避免了，他相信英國人民也和他同有此心，因爲，要英國人民爲了他們連聽也不大聽得過的蘇台德這個小地方，爲捷克人而流血，是強人所難能的事。現在，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不值一文。而他的綏靖政策的「哲學」基礎，別的且不說，只就上所引述的他那番話看來，就是「不相干的捷克人倒了霉，犯不着英國人去流血」，而且他還敢「相信」英國人民亦「同具此心」，也許，英國有一大部分的小市民對於那時張伯倫的話確也會心首肯。然而嚴密的事實終於使他們認識了真理。英國作家格林伍德的作品小說「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的朋



「丁先生」就告訴我，這一事情。「人民」終究是「不朽」的，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

最後，在包加列夫這一個人物身上，格羅斯曼又叫我們認識了蘇聯人民與其領袖及其立國原則三者之間的堅強不可分離的關係。包加列夫本來是莫斯科一個大學教授，科學家，唯物論者，「他對研究工作着了迷，總想把教書的鐘點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這主要興趣所生的科學研究工作在那時已經從事了兩年之久。」戰爭發生後，他無担任某戰綫的政治部對敵工作科的職務，在工作之餘，他有時間憶到戰前在大學圖書館內做研究工作的情况，「有時，他那未完成的著作的一片段，一字一句，會浮上了他的腦筋，於是會對於這曾經使他傾注心力如此其深而且切的問題，又一度加以玩味和思索。」但是包加列夫不是書獃子，當他被任命為軍事委員以後，事實證明，他是能够担負起這一個領袖並教育紅軍士兵及其指揮官的重大任務的。「他有時自己也很驚異，如何在短短幾小時之內，他突然的就結束了過去的生活方式，而他在危疑關頭尚不失其判斷力，他能堅毅地迅速地採取行動，這又使他也頗自慰。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看到了在此時此際，在戰陣之中，他依然聰明神清，心地澄澈，他依然為人們所信賴，所尊敬，人們是感受着他的內心的潛力的。他自喜他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他時常對自己說：我所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是無用的，不；革命的辯證法給我的好訓練，已在這次戰爭中得到證明。多少歐洲的古老的文化在這次戰爭中都崩潰了。」

這樣的一位哲學家，唯物論者，大學教授，營軍事委員，在這部小說的故事中，對於思想領導，政治教育，糾正錯誤觀點，肅清失敗主義，提高士兵情緒，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影響了團長邁爾采洛夫，幫着這位英勇的團長找到「他真實的自己」，他也影響了士兵伊格那底也夫，他把那被彌香斯基的不正確的領導所誤，而弄得士氣消沉的一連人，很有勁地整編振作起來。他嚴厲地克服了彌香斯基的失敗主義的觀點。總之，在包加列夫這人物身上，我們清清楚楚看見了作

要體力並作為適合蘇聯一切力量。那個極神聖而堅強的真理。紅軍之所以能愈戰愈強，蘇聯之所以能愈戰愈強，決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簡略的敘述，說明了「人民是不朽的」這部小說絕不是普通的戰爭小說，絕不以描寫士兵的英勇為唯一的能事；沒有生活的實感固然不能寫到那樣真切，但如果沒有思想的基礎，也不能看得那樣深刻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作家實在應當特別注意，過份強調生活實感的說法，自然比強調技巧要正確得多，然而忽視了思想基礎，則生活實感亦將無根，看事看人都不可能深入而正確的。

關於格羅斯曼的生平，譯者所知極少。請教過對於蘇聯文學富有研究的朋友，他們在俄文「文藝辭典」及「文學日曆」上也沒有查出他的名字來。但是從近三年來的英文本「國際文學」上，我們常見講到這位作家，知道他在戰爭以前就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斯傑潘·科爾丘金」，被認為蘇聯文壇最佳作品之一，戰爭發生後，格羅斯曼就到了前線。「人民是不朽的」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完成的。一九四三年春，他又發表了萬言以上的一個短篇小說「生命」，也頗得好評。「生命」中的故事並不算新，這是蘇聯戰時文學中最常見的從敵後突圍的故事。應當注意的，是「生命」中所描寫的蘇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這一種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並不單單從民族歷史的過去光榮來的，而是用自己的勞動創造了自己的幸福，建立起平等自由的新國家的蘇維埃人民，從現實的基礎上養育成功的。這樣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這才能够幹出旋轉乾坤的大事，這才是「阿Q」式。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最激烈的時候，格羅斯曼就在這圍城中。他寫了十多篇故事，篇名即為「斯大林格勒」，「坦克手」，步兵，拖拉機工廠的工人大隊。激烈的砲戰，空戰，肉搏，都在讀者眼前顯現。至於「史」。這些短篇不僅是戰史的實錄，也是保衛斯大林格勒的紅軍士兵，工人，

平民們思想情緒的最忠實的記載。

「人民是不朽的」，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八月號的蘇聯文藝刊物「旗」。(完編時日據註明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三年即由蘇聯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印出了單行本。中國有林陵的譯本即根據俄文單行本的。此外，原作者又自編了一個節本，列爲一九四二年「小火花」叢書第五三——五四種。此節本共分十三章，每章皆有標題。原本(即未經節過之單行本)共分二十二章，每章僅標數字，無標題。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又印行了「人民是不朽的」英文譯本。譯者爲 *Dr. D. Donnelly*，共分十八章，每章皆有標題。英譯本比原單行本爲略，但比作者自編之節本爲詳，剛好介於兩者之間；這可能是譯者自己這樣選節的。又英譯本有些章節的前後次序也和原單行本不一樣。

據戈實權先生說，林陵的中文譯本有不少誤譯處，而莫斯科出版的英譯本也有不少誤譯處，大都是看錯了字母所致。例如「給自己」錯爲「代你」，「晚上六點鐘」誤爲「早上六點鐘」之類。又英譯本刪節之處，有時是整段的刪，有時整句，有時則刪一二字。

我這翻譯是根據譯本重譯的。曹靖華先生要我翻譯這本書時，早在一九四三年冬，然而因爲我老是小病糾纏，又另外有些打雜的筆墨工作，直到去年(一九四四)秋方準備用三個月的時間一氣譯成，而其時林陵譯本已經印出，我一比較，內容詳略不同，林譯詳而又從原文直譯，我就覺得我可以不必再譯了，但是靖華先生以爲名著不妨有兩譯，且所據之本雖不同，而各人譯筆亦不同，要我仍舊譯了出來。

我應當感謝戈實權先生，他化了不少精神時間爲我的譯本和俄文本逐句逐字校對過，英譯錯誤之處也由他校正。如果這個重譯本幸能免於錯誤的話，這都是實權先生之力，特此處敬誌謝。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茅盾記於唐家沱

## 八月

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個黃昏，在向哥華爾去的大路上，重砲隊在移動。這些砲是這樣的大，甚至於長年奔波，見多識廣的騎馬的軍差，也老是興趣盎然咬着那碩大無朋的鋼鐵的砲身。塵土彌漫了暮色的天空，人們的面孔和制服都成了灰色，眼睛却火紅。砲兵們，只有很少數是步行的，大部分都坐在砲上。其中一個，正捧着鋼盔在喝盔裏的水，水盪從他的下巴淌下來，他那水濕的牙齒閃閃發亮。你以為他在裝鬼臉罷！然而不是，他的臉色是在深思，而且倦態可掬。

「飛——機！」走在前頭的中尉拉長調子叫着。

兩架飛機掠過一叢橡樹向公路遠方衝來了。人們不安地望着，開始爭論：

「這是我們的機子！」

「不，是德國的。」

於是那句前綫的戲謔，照例又哄然爆發了：「是我們的，不錯，——可是我的頭盔呢？」

飛機橫越公路而去了，這表示，牠們是我們的。德國飛機在發見縱隊以後總是掉轉頭來而深

取了和公路平行的路線的。

強有力的拖拉機，拖著那些大砲穿過村莊的街道。大砲們隆隆然碾過靜謐的黃昏的村街，經過那刷得雪白的村舍，村舍門前小巧的庭園中紅的芍藥和毛茛黃金色的球狀花兒映着落日的光，女人們和灰白鬚子的老頭兒坐在門前階臺上，牛在牟牟，狗在汪汪，——大砲們沉重地拖過，對照這一切，看來是多麼怪樣。

在一座小橋附近，不慣這樣可怕的重壓的橋身在格格地叫，一輛小汽車停在那裏等候那砲隊通過。那司機，顯然對於這樣的情形是習慣的了，微笑地注意着那一個在鋼盔內喝水的士兵。營軍委員，坐在司機旁邊的，老是伸長了頸子看能不能望見那縱隊的尾巴。

「包加列夫同志，」司機說，帶着濃重的烏克蘭口音。「也許我們就在這裏過夜罷，天馬上要黑下來了。」

營委員搖了搖頭。

「我們必須趕一趟了，」他說，「我一定要趕到司令部。」

「這種樣的道路摸黑走決定不能夠，反正是到不了，說不定今天晚上得在林子裏宿夜呢。」司機說。

營委員失聲笑了起來：

「怎的，爲難麼？你忽然餓起來想喝牛奶麼？」

「喝這麼一點牛奶，再加幾匙油煎得好好的馬鈴薯，其實也不壞。」

「還想吃點鵝肉罷，」營委員說。

「怎麼不想？」營司機興奮地頂了一句。

「三個鐘頭之內，我們必須趕到司令部，不管道路好壞，也不問黑的怎樣。」

一會兒以後，這小汽車開上了橋了。那麻色頭髮的小孩子們跟在車後跑。

「喂，叔叔，拿點黃瓜去，拿點番茄去，拿點梨子去！」他們一邊邊，一邊喊著，把黃瓜和半熟的綠皮的梨子扔進那開了半截的車窗。

包加列夫朝那些孩子們揮手，感動得心都發抖。看著村黨們跟撤退的隊伍送別，包加列夫心裏真是又甜又酸的。

戰爭以前，謝爾蓋·亞力山大羅維奇·包加列夫是一位大學教授，擔任了莫斯科某大學的馬列主義講座。他對研究工作着了迷，總想法把教書的鐘點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這主要興趣所在的科學的研究工作，在那時已經開始了兩年之久。他常常直到該吃夜飯的時候：這才從大學回到家裏，一坐到飯桌前，就從皮包裏抽出手稿來讀。他的妻問他吃的合不合口味，炒雞蛋的鹹够不够，他的回答總是牛頭不對馬尾，妻是又氣又好笑，可是他卻對妻說：「麗莎，你要知道，今天一天我簡直的樂極了，——我讀到了新近才從舊檔案裏找出來的馬克思寫給拉法爾格（馬克思的女婿）的幾封信呵！」於是妻就靜聽他說，聽著他是那樣的興奮和愉快，也不禁為之神往，妻是愛他的，而且以有他為驕傲，——要知道他的同志們多麼敬重他，總是用了很多麼讚揚的口吻談到他的品性的醇朴堅貞。

現在，謝爾蓋·亞力山大羅維奇·包加列夫，擔任著某職綫的政治部對廠工作科的代理科長。有時他回想到大學裏手稿保藏處的涼快的地下庫房，那滿堆著各種文件的桌子，那加了螢光罩的電燈，以及那圖書館主任把流動椅子從這一個書架推到那一個的時候椅腳的滾輪滾出來的吱吱呀呀的聲響。有時，他那未完成的著作的一片段，一字一句，會浮上了他的腦筋，於是他曾對於這曾經使他傾注心力如此深而且切的問題，又一度加以玩味和思索。

小汽車奔馳在路上……煤煙，磚瓦的灰，黃色的土，極細的灰色的砂灰，這一切灰塵把人的面孔弄成個死人似的。塵土的雲陣高舉在蔚藍道曠的上空。這塵土，是幾十萬顆紅軍的靴子所

揚起來的，是載重車的輪子。坦克的環帶，拖拉機，大砲車，羊羣和豬羣，集體農場大羣的馬和母牛，集體農場的拖拉機，難民們的格格作響的小車子，集體農場工作人員的草鞋，以及那些從包波魯伊斯克，摩乍爾，什洛賓，謝彼托夫卡，別爾迭赤夫，等等地方逃出來的姑娘們的鞋子所揚起來的。這些塵土，高草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土地上，這些塵土捲過了蘇維埃的原野。到了夜間，陰暗的八月的天空，被村莊之火凶惡的火煙映得通紅。炸彈爆裂的雷一樣的吼聲，隆隆然滾過了橡樹和松樹的陰森林子和顫抖的矮叢。楊樹；紅色的和綠色的飛彈劃破了厚天鵝絨似的天幕；高射砲彈在高空炸裂像白的火星；滿載着爆炸彈的「亨克爾」（德國飛機之一種），在深曠的高空單調地呼嘯，那聲音最辛酸而嚇人。村落的老頭兒，老太婆和孩子們送着退走的士兵們，對他們說：「喂，點兒牛奶去罷，親愛的，……吃了這乳酪，……拿了這些餅子去罷，好孩子，……帶點黃瓜在路上吃罷。」老眼在淌着眼淚，想化成千成萬滴是塵土的。嚴肅而疲倦的臉兒中間找到自己兒子的面孔。老太婆們把裝着禮物的小小的白布包，送到士兵們面前，而且懇求道：「拿去，拿了去罷，好孩子，你們都是跟我親生的骨肉一樣的。」

德寇從西方滾滾而來。德寇把坦克都惡劣地畫着骷髏和交叉的骨頭，紅色和綠色的龍，狼頭與狐尾，又角崢嶸的鹿頭。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裏都帶得有照片：被征服的巴黎，被破毀了的華沙，被屈辱了的凡爾登，被破毀了的伯爾格萊德，被掠奪了的不魯捨爾和阿姆斯特丹，奧斯陸和挪威克，雅典和格岑尼亞，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裏都有德國少女新婦人的照片，短髮覆額的捲髮垂垂的，都穿着條子紋的寬大的睡褲。每一德軍軍官身上都有護身符——金鈴，魔禁用的珊瑚珠的串子，取其吉祥意義的裝飾黃色的玻璃珠眼睛的小布人，每一德軍軍官的口袋裏，都有「俄德軍用會話手冊」，裏面是這些簡單的句子：「兩手舉起」，「站住，不許動」，「砲在那裏？」，「投降」，「每一德兵都學了這些字的俄文：「牛奶」，「麵包」，「雞蛋」，「可可」以及「拿來」。

德寇從西方闖進來了。千千萬萬的人民奮起抵抗了：從清激的奧下河，寬闊的伏爾加河，從黃澄澄的嚴峻的卡瑪河以及飛濺噴沫的伊爾特斯河，從哈薩克斯坦的大草原，從頓巴斯和刻赤，從阿斯特拉罕和佛羅內茲。千千萬萬忠實的勞動人民的手，挖掘那些反坦克壕，戰壕，掩蔽處，土坑；喧囂的森林和叢莽，靜默地躺下了牠們萬千的軀幹，橫在公路上和冷靜的村莊裏；帶鐵鏈絲網圍住了大小工廠的院子；在我們可愛的綠色城市的大街和方場上，織的則猶似的反坦克壕，也建立起來了。

包加列夫有時自己也很驚異，如何在短短幾小時之間，他突然的就結束了過去的生活方式，竟那麼輕而易舉；而他在危疑關頭尚不失其判斷力，他能堅毅地迅速地採取行動，這又使他也頗自慰。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看到了在此時此際，在戰陣之中，他依然智朗神清，心地澄澈，他依然爲人們所信賴，所尊敬，人們是感受着他的內心的潛力的。他自喜他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他時常對自己說：「我所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是無用的，不，革命的辯證法給我的好訓練，已在這次戰爭中得到證明，多少歐洲的古老的文化在這次戰爭中都崩潰了。」但即使如此，他對於自己所做的，還是不滿意；他覺得他還不會盡量貼近紅軍士兵，不會儘量深入戰爭的核心；因此他想從政治部轉調到火綫上去。

他常常得審問德軍俘虜，大部分是上等兵和軍士，他明白感得：那不分日夜在煎熬着身心的對於法西斯之極度的憎恨，在審問俘虜之際，漸變爲蔑視和鄙夷，俘虜們大部分都是自動地情願願說出了部隊的番號，以及準備的情形，一口咬定說自己也是工人，而且衆口同聲叫道：「希特勒，打敗了，打敗了，」雖然明白他們這話是有口無心的。他們的家信之無聊，也使包加列夫驚愕不置。德兵寫回家的信中，總是詳細列舉他們如何燒烤鷄和豬肉，吃過多少乾酪和蜂



響。再就是地方風景的皮相的描寫，而從他們家裏寄出來的信呢，那是十足的商業性，簡直像是百貨店的發票；「寄來的繡子、香水、女袴等等，都收到了。謝謝。下次寄郵包時，請寄一件厚汗衫給祖父，再要毛絨襪束，童鞋數雙」，……等等，等等。

偶然之偶然，他問到了一個浮屠居然自認是法西斯信徒，坦然自承他始終忠於希特勒，確實德國人稱優於其他民族，德國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而降之為奴。包加列夫問過他們許多話，他們讀過的書少得驚人，他們不但不知道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哥德和悲多芬，甚至連德國政治史上的巨頭如俾士麥，或者德國著名的軍事家如毛奇和希利芬，也都不知道。他們知道的，只有他們所在地方的國社黨支部書記的名字。

包加列夫仔細研究過德軍指揮部的命令，在這些命令中他注意到非常卓越的組織的技能，——德軍的焚掠、搶劫、轟炸，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他們會在露晷時有組織地收集吃空了的罐頭，他們也能編製巨大縱隊的最複雜的行動的計劃，訂出了無數的詳細節目，而以數學般的精密，絲毫不變不漏地付之執行。然而而在他們的這種機械地遵從計劃，盲目地作鵝步而行進的才能中，在他們的這種不要思想但憑紀律以指揮數百萬大軍的複雜而龐大的行動之中，却有着一些退化的東西，和人的自由精神不相容的東西。他們的，不是理智的文化，而是本能的文明，在性質上是與螞蟻及牲畜的組織性有些相同的。

在包加列夫所檢閱過的德國兵的通信中，他只看到兩封信，與眾不同，——一封是一個青年女人寄給一個列兵的，另一封則是一個列兵寫好了正要寄回家去的；在這兩封信內，包加列夫發現了一縷的擺脫了機械動作性的思想的閃光，也找見了並沒含有那常見的小市民庸俗卑劣性的感情。這兩封信充滿了對於德國人所犯的罪惡之羞恥與憂愁。又有一次，包加列夫審閱了一個年紀較大的軍官，這軍官從前是文學教授，而這一個人也證明是有思想而且是反希特勒的。